

上海
的

狐步舞

穆时英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上海的

狐步舞

穆时英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图文链接本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海的狐步舞/穆时英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4. 11
(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图文链接本)

ISBN 7-5059-4696-X

I. 上… II. 穆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08927 号

书 名	上海的狐步舞 (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图文链接本)
作 者	穆时英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王素芳
责任印制	邢尔威
印 刷	北京地质印刷厂
开 本	880 × 1230 1/32
字 数	141 千字
印 张	8.25
版 次	200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8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4696-X/I·3675
定 价	19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欢迎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目 录

- 1 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
- 46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
- 88 CRAVEN “A”
- 119 夜
- 134 白金的女体塑像
- 152 上海的狐步舞（一个断片）
- 176 街景
- 192 圣处女的感情
- 204 玲子
- 214 墨绿衫的小姐
- 228 骆驼·尼采主义者与女人
- 239 红色的女猎神



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

那天回到宿舍，对你这张会说话的嘴，忘了饥饿地惊异了半天。我望着蓝天，如果是在恋人面前，你该是多么会说话的啊——这么想着。过着这尼庵似的生活，可真寂寞呢。

再这么下去，连灵魂也要变化石啦……可是，来看我一次吧！蓉子。

克莱拉宝似的字在桃红色的纸上嬉嬉地跳着回旋舞，把我围着——“糟糕哪”，我害怕起来啦。

第一次瞧见她，我就觉得：“可真是危险的动物哪！”她有着一只蛇的身子，猫的脑袋，温柔和危险的混合物。穿着红绸的长旗袍儿，站在轻风上似的，飘荡着袍角。这脚一上眼就知道是一双跳舞的脚，践在海棠那么可爱的



着旗袍的女性

红缎的高跟儿鞋上。把腰肢当作花瓶的瓶颈，从这上面便开着一枝灿烂的牡丹花……一张会说谎的嘴，一双会骗人的眼——贵品哪！

曾经受过亏的我，很明白自己直爽的性格是不足对付姑娘们会说谎的嘴的。和她才会面了三次，总是怀着“留神哪”的心情，听着她丽丽拉拉地从嘴里洋溢着苏州味的話，一面就这么想着。这张天真的嘴也是会说谎的吗？也许会的——就在自己和她中间赶忙用意志造了一道高墙。第一次她就毫无遮拦地向我袭击着。到了现在，这位危险的动物竟和我混得像十多年的朋友似的。“这回我可不会再上当了吧？不是我去追求人家，是人家来捕捉我的呢！”每一次回到房里总躺在床上这么地解剖着。

再去看她一次可危险了！在恋爱上我本来是低能儿。



女学生时装照。想想张爱玲在《更衣记》中对服饰流变的精彩评析，不禁生出岁月逝去之感。

就不假思索地，开头便——“工作忙得很哪”的写回信给她。其实我正空得想去洗澡。从学堂里回来，梳着头发，猛的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只青色的信封，剪开来时，是——

“为什么不把来看我这件事也放到工作表里面去呢！来看我一次吧！在校门口等着。”真没法儿哪，这么固执而孩子气得可爱的话。穿上了外套，抽着强烈的吉士牌，



适合“新感觉派”小说发表的画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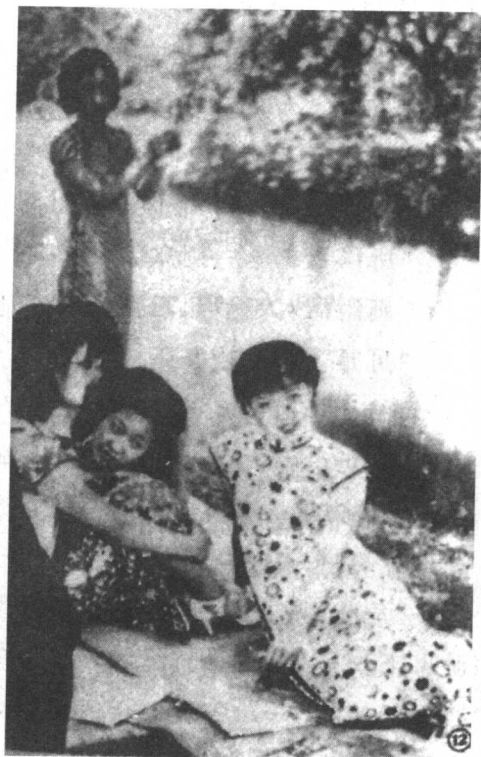
穆时英等人的小说勾勒出一幅“海上繁华梦”，他们一边刻画着都市的纸醉金迷的生活，一边为都市的罪恶梦魇所困扰。

走到校门口，她已经在那儿了。这时候儿倒是很适宜于散步的悠长的煤屑路，长着麦穗的田野，几座荒凉的坟，埋在麦里的远处的乡村，天空中横飞着一阵乌鸦……

“你真爱抽烟。”

“孤独的男子是把烟卷儿当恋人的。它时常来拜访我，在我寂寥的时候，在车上，在床上，在默想着的时候，在疲倦中的时候……甚至在澡堂里它也会来的。也许有人说它不懂礼貌，可是我们是老朋友……”

“天天给啤酒似的男子们包围着，碰到你这新鲜的人倒是刺



湖畔闲谈。青春的姿态，散淡的心情。



激胃口的。”

糟糕，她把我当作辛辣的刺激物呢。

“那么你的胃也不是康健的。”

“那都是男子们害我的。他们的胆怯，他们的愚昧，他们那种老鼠似的眼光，他们那装做悲哀的脸……都能引起我的消化不良症的。”

“这只能怪姑娘们太喜欢吃小食。你们把雀巢牌朱古力糖，Sunkist，上海啤酒，糖炒栗子，花生米等混在一起吞下去，自然得患消化不良症哩。给你们排泄出来的朱古力糖，Sunkist……能不装做悲哀的脸吗？”

“所以我想吃些刺激品啊！”

“刺激品对于消化不良症是不适宜的。”

“可是，管它呢！”

“给你排泄出来的人很多吧？”

“我正患着便秘，想把他们排泄出来，他们却不肯出来，真是为难的事哪。他们都把心放在我前面，摆着挨打的小丑的脸……我只把他们当傻子罢哩。”

“危险哪，我不会也给她当朱古力糖似的吞下，再排泄出来吗？可是，她倒也和我一样爽直！我看着她那张红菱似的嘴——这张嘴也会说谎话吗？”这么地怀疑着。她蹲下去在道儿旁摘了朵紫色的野花，给我簪在衣襟上：“知道吗，这花的名儿？”



“告诉我。”

“这叫 Forget-me-not。”就明媚地笑着。

天哪，我又担心着。已经在她嘴里了，被当作朱古力糖似的含着！我连忙让女性嫌恶病的病菌，在血脉里加速度地生殖着。不敢去看她那微微地偏着的脑袋，向前走，到一片草地上坐下了。草地上有一片倾斜的土坡，上面有一株柳树，躺在柳条下，看着盖在身上的细影。蓉子坐在那儿玩着草茨子。

“女性嫌恶症患者啊，你是！”

从吉士牌的烟雾中，我看见她那骄傲的鼻子，嘲笑我的眼，失望的嘴。

“告诉我，你的病菌是哪里来的。”

“一位会说谎的姑娘送给我的礼物。”

“那么你就在杂志上散布着你的病菌不是？真是讨厌的人啊！”

“我的病菌是姑娘们消化不良症的一味单方。”

“你真是不会叫姑娘们讨厌的人呢！”

“我念首诗你听吧——”我是把 Louise Gilmore 的即席小诗念着：

假如我是一只孔雀，

我要用一千只眼

看着你。

假如我是一条蜈蚣，
我要用一百只脚
追踪你。

假如我是一个章鱼，
我要用八只手臂
拥抱你。

假如我是一头猫，
我要用九条性命
恋爱你。

假如我是一位上帝，
我要用三个身体
占有你。

她不做声，我看得出她在想，真是讨厌的人呢！刚才装做不懂事，现在可又来了。

“回去吧。”

“怎么要回去啦？”

“男子们都是傻子。”她气恼地说。

不像是张会说谎的嘴啊！我伴了她在铺满了黄昏的煤屑路上走回去，悉悉地。

接连着几天，从球场上回来，拿了网拍到饭店里把 Afternoon Tea 装满了肚子，舒适地踱回宿舍去的时候，

过了五分钟，闲得坐在草地上等晚饭吃的时候，从课堂里挟了书本子走到运动场去溜荡的时候，总看见她不是从宿舍往校门口的学校 Bus 那儿跑，就是从那儿回到宿舍去。见了我，只是随便地招呼一下，也没有信来。

到那天晚上，我正想到图书馆去，来了一封信：

“到我这儿来一次——知道吗？”这么命令似的话。



Tampax, 坦白（现在译为丹碧丝）。



又要去一次啦！就这么算了不好吗？我发觉自己是站在危险的深渊旁了。可是，末了，我又跑了去。

月亮出来了，在那边，在皇宫似的宿舍的屋角上，绯色的，大得像只盆子。把月亮扔在后面，我和她默默地走至校外，沿着煤屑路走去，那条路像流到地平线中去似的，猛的一辆汽车的灯光从地平线下钻了出来，道旁广告牌上的抽着吉士牌的姑娘在灯光中愉快地笑，又接着不见啦。到一条桥旁，便靠了栏杆站着。我向月亮喷着烟。

“近来消化不良症好了吧？”

“好了一点儿，可是今儿又发啦。”

“所以又需要刺激品了不是？”

在吉士牌的烟雾中的她的脸笑了。

“我念首诗给你听。”

她对着月亮，腰靠在栏杆上。我看着水中她的背影。

假如我是一只孔雀，

我要用一千只眼

看着你。

假如我是一条蜈蚣，

我要用一百只脚

追踪你。

假如我……

我捉住了她的手。她微微地抬着脑袋，微微地闭着眼——银色的月光下的她的眼皮是紫色的。在她花朵似的嘴唇上，喝葡萄酒似地，轻轻地轻轻地尝着醉人的酒味。一面却——“我大概不会受亏了吧！”这么地快乐着。

月亮照在背上，吉士牌烟卷儿掉到水里，流星似的，在自己的眼下，发现了一双黑玉似的大眼珠儿。

“我是一瞧见了你就爱上了你的！”她把可爱的脑袋埋在我怀里，嬉嬉地笑着。“只有你才是我在寻求着的，哪！多么可爱的一副男性的脸子，直线的，近代味的……温柔的眼珠子，懂事的嘴……”

我让她那张会说谎的嘴，啤酒沫似的喷溢着快板的话。

“这张嘴不是会说谎的吧。”到了宿舍里，我又这么地



旁氏化妆品广告





指向繁华时代的姿态

想着。楼上的窗口有人在吹Saxophone，春风吹到脸上来，卷起了我的领子。

“天哪！天哪！”

第二天我想了一下，觉得危险了。她是危险的动物，而我却不是好猎手。现在算是捉到了吗？还是我被她抓住了呢？可是至少……我像解不出方程式似的烦恼起来。到晚上她写了封信来，天真地说：“真是讨厌的人呢！以为你今天一定要来看我的，那知道竟不来。已是我的猎获物了，还这么倔强吗？……”我不敢再看下去，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？不能做她的猎获物的。把信往桌上一扔，便钻到书



籍城，稿子山，和墨水江里边儿去躲着。

可是糟糕哪！我觉得每一个○字都是她的唇印；墙上钉着的 Vilma Banky 的眼，像是她的眼，Nancy Carrol 的笑劲儿也像是她的，顶奇怪的是她的鼻子长到 Norme Shearer 的脸上去了。末了这嘴唇的花在笔杆上开着，在托尔斯泰的秃脑袋上开着，在稿纸上开着……在绘有蔷薇花的灯罩上开着……拿起信来又看下去：“你怕我不是？也像别的男子那么的胆怯不成？今晚上的月亮，像披着一层雾似的蹒跚地走到那边柳枝上面了。可是我爱瞧你那张脸哪——在平面的线条上，向空中突出一条直线来而构成了一张立体的写生，是奇迹呢！”这么刺激的，新鲜句子。

再去一次吧，这么可爱的句子呢。这些克莱拉宝似的字构成的新鲜句子围着我，手系着手跳着黑底舞，把我拉到门宫去了——它们是可以把世界上一切男子都拉到那儿去的。

坐在石阶上，手托着腮，歪着头，在玫瑰花旁低低地唱着小夜曲的正是蓉子，门灯的朦胧的光，在地上刻画着她那鸽子似的影子，从黑暗里踏到光雾中，她已经笑着跳过来了。

“你不是想从我这儿逃开去吗？怎么又来啦？”

“你不在等着我吗？”